

現代日本小說譯叢

黃源選譯



文 學 研 究 會
世 界 文 學 名 著 叢 書

現 代 日 本 小 說 譯 叢

黃 源 選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初版

(S 1263)

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 現代日本小說譯叢一冊

每冊定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選譯者 黃源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本書校對者林東塘)

目次

拿破崙與輪辯	橫光利一	一
合唱	須井一	二七
飼鴿姑娘	有島生馬	八六
北國之冬	小川未明	一〇四
達凱愛爾路	林芙美子	一二二
附錄		
姓權的那個傢伙	朝鮮張赫宙	一三七

拿破崙與輪舞

橫光利一

一

拿破崙·波那帕脫 (Napoleon Bonaparte) 的腹部，在土厄拉宮 (Tuileries) 的觀台上，彷彿在和那時候的虹比賽。在那剛壯的腹部頂點，科西嘉 (Corsica) 產的瑪瑙釦子上面，斜映着巴黎的景色，但因有皇妃的指紋，微微有些模糊不清。

納將軍正在從拿破崙的背後，眺望魯森堡的天空中隱了頭部的虹脚。這時，拿破崙突然把手搭在納的肩上。

「你覺得征服歐羅巴的是那一個？」

「那是陛下知道得最清楚了。」

「不，我覺得似乎有比我知道得更清楚的人在。」

「是那個呢？」

拿破崙不答，突然把納的肩膀那麼有力地搖着，以致納的腰帶的銅扣在背心下面，閃耀着如晚霞的光芒，同時拿破崙却哈哈大笑起來。

納可不瞭解拿破崙的這種奇怪的哄笑心理。他只是一邊被搖着，一邊切身地感到那宛如從可怕的占卜逃出來的蠻人似的大聲哄笑。

「陛下，怎麼樣？」

他話說完了，還張着嘴，朝拿破崙的臉孔望了一會。拿破崙的嘴唇，立刻在聖·庫路（St. Cloud）的白色街道的遠景之上，描出了譏刺的線。在納，這還是第一次看見拿破崙的風貌，在這奇形怪狀之中顯示了弱點的。

「陛下，征服歐羅巴的是那一個呢？」

「是我，是我，」拿破崙說着，一邊舉起了雙手，表示在說笑話，一邊就向石階那面走去了。

納在拿破崙背後，凝視着他那不同尋常的，狂態的青色的兩肩的均衡。

「納，今後我把摩洛哥的燕窠送給你，丹東吃了燕窠，竟從椅子上滾下來了。」

二

對於那一天拿破崙的奇怪的哄笑，納將軍誠然是覺得莫明其妙的。因為拿破崙的腹部，那塊直徑五寸的狀如地圖的輪瓣，猖獗了起來。但知道這事實的，却只有貞淑無二的那前皇后約瑟芬一個人。

這種「植物」在他肉體中開始「繁茂」的歷史之初，是在確證了他的雄圖的征伐意大利的洛齊之戰的時候。有一個他所率領的兵士被彈丸擊中而倒在他前面，他就拾起那枝槍，不顧前途，突向敵軍陣線中衝去。跟着他的，就有一連兵士出動了，接着是一

營，一團；於是敵軍就此崩潰。拿破崙的燦然的光榮，便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可是，如盎格羅薩克森一般，使他苦痛終生的輪癬，却也同時從那時候的一個兵士的鎗上移到他的肉體中來了。

拿破崙的輪癬是頑癬的一種。那是所有的皮膚病中，最痒，且有擴大輪廓的性質的。你搔了一下，就有一種如踐踏了花瓣似的汁水出來。乾了却顯出未上油彩的陶器那樣的素朴的白色。可是，那表面一碰到指爪的時候，這濕疹性的白癬，便擴大到全圖，猛然地開始活動了。

有一天拿破崙暗底叫了侍醫來，將他那舊鼓皮似的失去了光澤的肚子露出來。侍醫把恭敬的禿頭俯近他那腹部旁邊，嘴裏喃喃自語道：

「Trichophycta, Eczema, Marginatum」

他傾着頭，對拿破崙說：

「閣下，這非用東洋墨不可。」

從這時候起，在拿破崙的腹部，東洋墨就跟隨着輪辯的輪廓，黑黑地描成了一幅大地圖。可是，拿破崙的輪辯與西班牙的又不同。他的指爪帶着勃勃的雄圖，愈是在腹部團團的亂搔，輪辯便愈是向旁邊分佈開來；同時拿破崙的腹部上，東洋墨也就愈益擴張了牠那版圖。那樣子，恰恰與拿破崙的軍馬，如破竹似的侵入了奧大利領土的地圖相似。

——拿破崙的奇怪的哄笑，就從這時候起，在深夜的臥室中，不爲人知的開始了。

輪辯的活動，常使拿破崙渾身戰慄。而活動的最高點，常定在深夜裏。他的肉體在被中因自身的溫度而膨脹起來；他的輪辯就起了分裂。他的指爪一覺得痒便活動起來。於是，活動得更利害的却是輪辯。拿破崙的指爪，任着強烈的意志，用暴力來對抗。但是在輪辯可沒有意志的。拿破崙的指爪，愈有猛烈的征服慾，輪辯的戰鬥力，便呈着紫色，也愈是強橫。拿破崙的使全世界震撼的那個意志，則竭盡全力，與一枚紙似的輪辯格鬥。但最後

圖遁而不得不屈服的，卻是拿破崙·波那帕脫。他把腹部抵着貴重的龍床的彫刻上，一邊像鬥敗了的獅子似的伏着，一邊洩着奇怪的哄笑。

「我是拿破崙·波那帕脫！我是什麼人也不怕的！我是拿破崙·波那帕脫！」

這樣，波那帕脫的不可知的夜，老是經了好久纔見天亮。到了第二天，他的執行職務的力量，常按着論理，凶猛地現着異常的果斷。那正好像是他那猛烈的活力在對昨夜的輪辯復讎似的。

這樣，他征服了意大利，牽制了西班牙，突入了埃及，侵略了奧大利，丹麥與瑞典，以至登極爲法蘭西的皇帝。

這其間會爲了他這異常的果斷而戰死的法國壯丁，已有百七十萬人，國內充滿了傷兵。祈禱之聲從每一份人家門口都可聽到，路人的喪章也到處可見。但是拿破崙還暗自不住地在找遠征俄羅斯的機會。這蓋世的英氣，也老是使拿破崙無暇去醫治腹部的

輪辯。這樣，他的輪辯便如癢似的愈益在他的腹部根深蒂固了。一看到拿破崙的姿態，他使輪辯在腹部上繁茂，又使歐羅巴的天地攪亂的，便覺得他那樣子正好像是他腹部上的奇怪的輪辯，在默默地攪亂歐羅巴的天地似的。

三

拿破崙在締結了傑歐勃洛條約，自奧大利凱旋歸來，就和他的糟糠之妻約瑟芬離了婚。於是，他爲了要完全確立法蘭西皇帝的權威，便從他的敵國奧大利迎娶了新皇妃，十八歲的瑪麗亞·路伊薩 (Maria Louisa) 過來。她是哈布斯堡 (Hapsburg) 家，奧大利神聖羅馬皇帝的女兒。她的房間是在土厄拉宮中，設在拿破崙的寢室間壁。但是新皇妃·波那帕脫，在這舊宮殿的寢室中，還是不得不和他那龐大的輪辯的輪廓繼續格鬥。

拿破崙極愛這位年輕貌美的路伊薩。他的前皇后約瑟芬本是被羅伯斯比爾殺死

的波哈內 (Beauharnais) 伯爵的妻子。她比拿破崙大了六歲，已和先夫生了二個孩子。現在他看到路伊薩，她那鮮美的肉體，較之約瑟芬，大有初綻的果實那般的新鮮之感。可是這時候，他自己的年齡已是四十開外了，他把自己患着輪癱的老臭的平民肉體，與路伊薩的鮮美的二八妙年的高貴的哈布斯堡的肉體一比，心頭不禁起了一種悽愴之感。拿破崙便和前皇后約瑟芬曾經不絕地從他那裏感到壓迫。同樣，現在他也是不得不從哈布斯堡的女兒路伊薩那裏感到這樣壓迫了。因此，他就是爲了要回敬那從她的肉體感受的壓迫，也非愈益擴張他在歐洲的版圖不可。科西嘉的平民拿破崙之所以能得到奧大利公主哈布斯堡這樣年輕貌美的姑娘，爲的是他有戰勝歐羅巴三百萬兵士以擴大其版圖的能力。他一看到路伊薩，同時就像火上注油似的，漸漸地在胸中描摹着侵略俄羅斯的壯圖，尤其是因爲他在決定選路伊薩爲皇后之前，他所選定的女子，乃是俄羅斯的皇妹安娜；但俄羅斯拒絕了他的要求。於是，第二個被選的纔是這位哈布斯堡的女

兒路伊薩。所以在路伊薩看來，俄羅斯是吸引良人之心的美麗的安娜所在的國家。而在拿破崙呢，俄羅斯那怕單是爲了要看他所愛的路伊薩微微一笑，也是應得征服的國家。他是這樣的愛戀着路伊薩的啊。但他愈是愛她，愈覺得被這位崇高優美的哈布斯堡的新娘看到他那醜肚子的輪癩，是最可怕的了。如果可能的話，他這時候爲了法蘭西皇帝拿破崙·波那帕脫的莊嚴的肉體的價值起見，也許願意把他的意大利和腹部的輪癩交換一下。這樣，這位娶了森嚴的傳統姑娘哈布斯堡路伊薩爲妻的科西嘉島的平民拿破崙，他曾一度爲歐羅巴最高的君主而統治着全歐而至今還支持着他的幸運的他那自身天惠的英氣，就突然一變而爲虛榮心了。自此以後，他的這種天賦的幸運，便動搖起來了。那正好像是從他的腹部的輪癩嗅到了可把他從幸福的頂點拉下來的醜惡的平民的體臭一般。

四

一千八百零四年，巴黎的春已深了。因此，俄羅斯的一帶大平原，冰也都已溶解了。

有一天，拿破崙任着勃勃的傲慢的虛榮，漸漸地爲要議決國民所視爲最苦痛的俄羅斯遠征，集合諸將於宮殿那一夜，隨着議事的進行，想不到有許多將軍絡續出來反對拿破崙之無謀的意志。因此，拿破崙終於不得和反對遠征的提克萊斯將軍爭論了數小時。提克萊斯指摘着，因拿破崙的接連不斷的出征，使法國的財政支絀，人口減少，並引起人民的怨嗟，與國民對於戰爭的厭惡，以此壓迫拿破崙。但拿破崙卻藉辭恢復歐羅巴的和平，終不承認此說。提克萊斯最後竟蹴開了座位，站了起來，對在旁撫慰他的納將軍說：

「陛下瘋了。陛下要把法國人殺完了。萬事休矣，納將軍啊，再會罷。」

拿破崙看提克萊斯回去了，臉上顯出憤懣之色，獨自回自己的寢室去了。但是他想到了在這大遠征計劃的暗底裏，常潛藏着自己對路伊薩的柔弱的歡心，尤其是想到了

因此不得不和部下諸將爭論的今夜這會議的結局，他在憤怒孤寂之中，覺得路伊薩漸漸成了不快的重壓。於是他的胸中又燃起了對於約瑟芬的舊情。他在這一夜竟不去會皇妃路伊薩獨自憤怒地去睡了。

拿破崙的寢室中，寒水石的龍牀，捧着他的睡臉，牀上掛着繡出波斯鹿的腓色緞帳。夜已深了。廣大的宮殿的迴廊中，已無人影，只有裸像的彫刻默默站着。於是，拿破崙的十根粗指突然在他腹部如一串鎖鏈似的出動了。手指把睡衣扯開了。他的腹部浮着白癢似的輪辯，從睡衣的襟中露了出來。他的指爪又用很快的速度，開始搔着腹部的頑癬，從頑癬上搔下了許多白色的脫皮。這時，在一時森嚴的宮殿中，惟有拿破崙搔脫皮的指爪聲，如細聲耳語，隱隱的可以聽到。突然，他那粗粗的眉毛，抑制了全身的苦痛，戰慄起來。

「我是拿破崙·波那帕脫！我是拿破崙·波那帕脫！」

他蹴着裹在腳上的絹被。

「我是，我是！」

他彷彿是緊張至極點的繩子驟然斷了一般，突然笑了出來。可是他的笑聲忽而又鎮靜了，他的腹部好像裝了野獸的袋子似的簫動起來。他突然翻了一個轉身。一隻手扭住了緞帳的縐襞。紅色的縐襞在他手中握成許多銳線，每一搖動，帳環丁丁的響着，便滑了出來。他捉住了枕頭投過去。他將廣闊的額骨向那浮彫着金字塔的龍牀上的彫刻摩擦。拿破崙的汗水，不住地流入金字塔的斜線中。緞帳繼續動搖着。於是，他在牀上跳起來，又笑了出來。

「我是，我是什麼都不怕的。我征服了阿爾帕斯；我擊破了普魯士，我蹂躪了奧大利，」可是拿破崙還沒把這話說完，他的指爪如久磨經練的機械似的，又開始搔起腹部的頑癬來了。他於是從牀上飛也似的跳了下來，突然把腹部伏在地上。他那睡衣的背脊中所繡的阿富汗的金色猛鳥，用銳利的腳爪抓住了他。於是，轉瞬之間，拿破崙口下的那

大理石的光輝，便爲他苦悶的氣息所模糊了。他腹下的鋪石一暖和了，他就像追逐新鮮流水的魚一般，又轉轉的爬到大理石的新冷之上去了。

正在那時候，他看見從映着彫像的如鏡子一般的迴廊上，走近過來的路伊薩的桃色寢衣的姿態。

他不能站起來。因爲他還不會把腹部的輪辮給哈布斯堡的女兒路伊薩看見；路伊薩茫然地望着皇帝拿破崙。波那帕脫如被射中了的野獸似的倒在地上的姿勢。

「陛下，怎麼樣？」

波那帕脫身上感到蹲在自己旁邊的皇妃的體溫。

「路伊薩，你來幹麼？」

「因爲聽見陛下房間裏有激烈的呻吟聲。」

路伊薩把兩手伸進拿破崙的兩脅，想扶他起來。拿破崙趕忙把攤開的睡衣衣襟裏